



闲看简说

那又怎么样呢?

文/阿简

大学毕业那一年,她的运气并不好。签约的局机关被迫爽约,把她分到下属再下属的一个副食店里,穿着灰塌塌的暗蓝色大褂,站在柜台里卖油盐酱醋和熏鱼腊肉。那年月,人们的日子紧,而腊肉这样的东西因为价格比较高,买起来便不能够大刀阔斧,尤其是会过日子的主妇,常常计较到几两几钱。

每逢这样的生意,她总是很苦恼,因为常常算不对小账,即便算对了,也做不到老师傅那样的“一刀准”,因此,常常受到同事们,明里暗里的奚落:还大学生呢,连这点账都算不对,手头上又没记性,一块肉总要切成七星伴月了,才能称好。

她听到这话,并不辩白,也没有顺势做出“拜老师傅为师”一类的姿态,于是慢慢地,便成了“茅厕里的石头,又臭又硬。”飘着薄雪的冬夜里,在路灯暗淡的马路上登着吱扭作响的自行车,回到市郊接合部那间低矮简陋的住处,想起这些年来豪情万丈,再看看眼下的诸事难缠,她的心里,也多少有点心灰意冷。不过,那又怎么样呢?她没必要把生意做得跟小贩一样殷勤、热络而且富于表演性,因为她志不在此。

两年后她辞了职,下海自己做贸易。凭着自身的悟性和敢作敢为的勇气,很快便风生水起。商场上左右逢源的她,仿佛一顺百顺,在孤身打拼了几年之后,终于在32岁那一年,选定了那个誓言要“做她背后一棵大树”的人。

可是她没有想到,影视剧里那些滥俗的情节,在现实生活当中原来真的有——就在地欢天喜地地操办婚礼的时候,那“大树”居然比树叶上的水汽还快地蒸发,带着她辛苦挣下的八十万元,黄鹤一去不复返……整整两天,她把自己关在红彤彤的准洞房里,粒米未进。出来时,却有了一种宛若辟谷之后的豁然开朗:在婚礼的前夕忽然发现人财两空,的确是世上最伤心兼丢脸的倒霉事。可是,那又怎么样呢?新房和新娘都在,只是……日后要换个新郎罢了。

靠着在业界的诚信和仗义攒下的人脉,她得了一笔“友情救急”的中介生意——15个车皮的大豆牵头转卖,她收了三万元的差价做佣金,当然,还有一个沉甸甸的人情。

靠着这笔钱,她苦心经营的公司起死回生,逐渐又柳暗花明。多年以后遇见她,不经意间说起那一段前尘往事,她的态度,出人意料地淡然:人这一辈子,真是不容易。不知道在哪就会藏着一个坎儿,把兴高采烈的你,摔个稀里哗啦。可是,“那又怎么样呢?”不管摔得有多重、有多疼,只要这么心对口、口对心地问上几遍,再大的难处,到最后,也还是能过去的。

看着眼前的她,我脑子里忽然跳出一个词,叫作“风云莫测”。而一句“那又怎么样呢”,就好比传说中的“定心术”,可以支撑着人们,熬过最苦的关卡——熬到风停了、云散了,再莫测的天色,也慢慢澄净了。

生活拼盘

缝棉被

文/杨利珍

现在很多人喜欢丝绵被和蚕丝被,而我一年四季喜欢盖棉花被子睡觉,虽然家里也有不少时髦的丝绵被和蚕丝被,但大都被我束之高阁,总觉得只有盖上棉花被子,才能压住身子,睡得踏实。

家里之前的棉被都是老妈做的,去年为了给老妈减轻负担,我在卖棉布的店里让人家做了一床,被老妈一通数落:“缝个被子还找别人,告诉我就行了,花那冤枉钱!”

我说老妈岁数大了,怕把她累着。老妈不以为然:“累啥累,这也不是什么苦力活!”数落完不忘叮嘱我,下次需要做被子,别再外面做了,她给做。

前几天,看到网上有卖新疆棉花,就想再做一床新被,和老妈说起,听出她还有些小兴奋,似乎自己又有活干了。老妈就是那种永远闲不下来的人,每天有干不完的活,其实很多活都不是必须干的,而是她找着干。

以前做被子,从买棉花、纱布到缝制,都是老妈一手操办,这次老妈让我买棉花,主要是想看看网上卖的棉花质量怎么样,如果好了,以后可以在网上买,比实体店便宜一些。自从我下了订单,每天和老妈打电话,她都会问一遍:“棉花寄回来了吗?”就像小孩子盼着过年一般,忍不住让人想笑,老小孩儿,一点不假。

盼星星盼月亮,终于盼回了这些棉花,第一时间给老妈发了信息,老妈让我中秋节回去时带上,她抽空给做,并一再嘱咐我不要自己做,让我有空多休息,而且老妈极度看不上我的手工活,说太粗糙了。

老妈的叮嘱非但没让我住手,反而成功激起我的好奇心,“何不自己尝试缝一床被子?”一天早晨,把女儿送到学校,心心念念想着自己缝被子。回家后,迫不及待拿出棉花和外面包棉花的套子,不得不说,现在的商家想得真周到,棉花外面包的薄棉布都给做成了套子,棉花也是按你想要的尺寸絮好的,相比从前,做起来简单不少。

也许我随了老妈的急性子,三下五除二把套子铺在床上,比对着套子的尺寸,铺好棉花,把它从套子外翻到

里面,这是一个技术活,我一气呵成。最费工夫的就是缝被子,为了避免棉花和套子两张皮,棉花时间长了聚集成团,就得把棉花和套子缝在一起。我学着老妈的样子,把被子竖着六等分,拿指甲在上面画上长长的线,沿着这些线把套子和棉花缝一起,虽然很是小心,但缝出来的针脚还是歪歪扭扭的,如果换做是老妈,干出这样的活,一定得拆了重做,我就不一样了,对自己要求不高,差不多就行。

白线用完了用粉色的,粉线用完了用灰色的,一心想看到成品,也顾不上整齐划一了,前前后后用了一个多小时,竟然缝好了一床被子。

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,满满的成就感,发个朋友圈晒一晒,也该去上班了。

忽然想起老妈的嘱咐,“糟了,让老妈知道了!”心想着马上删除朋友圈信息,不料老妈的信息已过来:“你自己把被子做好了?能做好吗?平不平?缝了几行……”一组连环问。

我赶紧给老妈打回电话,免不了被一顿埋怨,一是说好让她缝,我却自己缝了。二是我缝下的一定不合适。

我默默听着,偶尔嬉皮笑脸回上一句。听着听着,我忽然意识到,为什么老妈这么急切想给我做这床被子,除了怕我受累又干不好外,还有一个原因是老妈想告诉我,她还能帮我们干活,还能发挥自己的价值。

人上了年龄,最担心的是自己的价值得不到体现,担心儿女们认为自己“没用”,从而“放弃”自己,于是他们就会变着法“表现”自己,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我夸老爸劈的柴整齐时,夸婆婆晒得果干好吃时,夸老妈养的鸡比别人家的大时,他们笑得那么开心了。

本想让老妈少干点活儿,无形中却“伤害”了老妈,其实在老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让他们干些活也是一种孝顺。

意识到自己的错误,我马上告诉老妈,还想做一床棉被,比这个再大一些、厚一些,这次由她来做。

“好,我来做!”老妈重复着这句话,快乐溢出了手机屏幕。

